

平凡的战位 奋斗的青春

初春,唐古拉山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上午10点,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执勤三中队巡逻车组抵达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

车门打开,官兵们列队肃立,向刻有“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5072米”的纪念碑庄严敬礼。礼毕,他们手持毛笔蘸取朱漆为碑文描红。每一道笔锋起落,都是对精神坐标的虔诚守护;每一抹赤色浸染,俱为忠诚信仰的铮铮铭刻。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通往世界屋脊的铁路,创下线路最长、海拔最高、环境最恶劣等多项“世界第一”,彻底终结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圆了高原人民的梦想。截至2025年底,这条天路已安全运行超7000天,累计运送货物逾8.2亿吨,运送旅客超3.1亿人次,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生命线”。

这背后,是无数铁路巡护人员和守护官兵默默的坚守。2008年7月,40余名官兵背起行囊,翻越唐古拉山口,踏上这片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从此,一茬茬官兵扎根于这片无人区,成为青藏铁路最坚韧的守护者。

这背后,是无数铁路巡护人员和守护官兵默默的坚守。

2008年7月,40余名官兵背起行囊,翻越唐古拉山口,踏上这片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从此,一茬茬官兵扎根于这片无人区,成为青藏铁路最坚韧的守护者。

守护天路:生命有界,忠诚无疆

■韩瑞 许栋



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执勤三中队新兵首次踏上巡逻路。

王星权摄



扫描二维码,观看武警在唐古拉山巡逻的故事

唐古拉见证青春誓言

■韩瑞

握着开往安多的火车票,晨光中的拉萨渐行渐远。列车车厢内,供氧系统嗡嗡作响,头痛、胸闷的高原反应如期而至。

数小时后,列车停靠安多火车站。推开门,一股冷风猛地钻进鼻腔,吸入肺腑如猛灌烈酒,辛辣刺痛从喉咙直窜胸腔。出站口,我终于见到了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执勤三中队副中队长张豪和驾驶员高家兴。高家兴黝黑的脸上,那抹“高原红”格外显眼。张豪粗糙的手掌握上来时,厚厚的茧子让人心里踏实。“全是搓衣板路,得忍忍。”张豪递来氧气瓶,“海拔还在升,高原反应得慢慢适应。”

高家兴握紧方向盘,稳稳避开坑洼,目光不时扫过国道旁的设施与铁路防护网。他说,常年跑这条路,中队驾驶员大多落下腰椎间盘突出出的疾患,每次巡逻都得两人轮流驾驶。

车上,张豪说起和熊“打交道”的趣事。“夏天最热,熊总趁夜翻墙,扒温室的黄瓜,啃破库房的清油桶。天一亮,菜叶满地,油迹斑斑。”他笑着回忆,“后来我们给围墙加了铁丝网,库房加固了护栏,才把它们挡住了。”

其实,拦住它们,才是对它们的保护。我至今记得张豪最后那句话:“熊很危险,但我们不能伤害它们。在唐古拉,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

抵达中队时,已是晚上。唐古拉的夜晚静得深沉。我简单吃了两口面,吸着氧气躺下,咚咚心跳的心脏渐渐平复。

第二天清晨我洗漱下楼时,巡逻组的官兵已整装待发。他们背起“四件套”——劈好的柴、热腾腾的馒头、热水壶,还有修车工具。

坐在车上,“搓衣板路”让车身持续颠簸,我感觉五脏六腑都在颤动。手边水杯里的水晃出细密水花,沙石不时砸在挡风玻璃上,啪啪作响。

巡逻路上走走停停,巡逻官兵需对沿线30余处重点目标逐一检查,包括5处徒步路段、300多处桥梁、基站和涵洞。

路上,二级上士牛威讲起他的经历。前些年的一个夏日,暴雨连绵,河水暴涨。一辆越野车涉河至放牧点,陷入泥中,随着水位不断上涨,情况愈发危急。他们巡逻发现后,立即脱下外衣,蹚水而行,合力推车,将人员安全救出。“这不仅是巡逻,也是守护。”牛威说,“每一寸铁轨,都连着千家万户的团圆路。”

团圆路。”

回到营区,我忽然想去温室大棚看看。大棚里,新兵洛桑罗布正给薰衣草浇水。这个藏族小伙脸上泛着“高原红”,见我吸着氧仍显不适,他轻声说:“刚下队时我也有高原反应,头晕恶心睡不着。现在不仅适应了,还把家乡的花种活了。这里缺氧,但能种出花来。”

这方温室,是官兵们在雪域中种出的生机,一如他们扎根高原的执着。

大棚里,一株三角梅格外引人注目。官兵们称它为“心愿树”,枝头挂满纸条,写满了梦想与牵挂。去年8月,中队组织临退伍官兵写寄语,一名老兵写道:“我愿做唐古拉山铁路旁的一棵草,在列车疾驰而过时,给旅途疲惫的人们带去绿色的希望。”

如今,这棵与中队一同成长的三角梅,成了官兵们放不下的牵挂。枝头的纸条层层叠叠,承载着青春的誓言,也诉说着——这片风雪之地,有人在默默守护,有人在深情扎根。



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执勤三中队巡逻兵向过往列车敬礼。

王星权摄

特稿

守望一座山

唐古拉,被称为“雄鹰都飞不过的高山”。作为西藏和青海的分界线,唐古拉山口是沿青海公路进入西藏的必经之地。

这条通往雪域高原的天路旁,有一块刻着“有困难,找武警”的铁皮牌。牌身虽已被风雪磨得斑驳,上面的标语却清晰可见。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执勤三中队的营区就在铁皮牌不远处。

“我刚来的时候它就是这副模样了。”指导员申浩辰说。每班哨兵上哨时,都要把牌子擦得锃亮再交接。牌子立了多少年,这个传统便持续了多少年。

去年10月,正准备下哨吃晚饭的上等兵苏建旭在营门口遇到了一对求助的夫妻。男士喘着粗气一脸焦急,被搀扶着的女士则呼吸困难、脸色发紫。苏建旭马上向值班室报告,随后将夫妻二人扶进营区。

询问后得知,二人的车辆在距营区3公里处出了故障,车上的食物也见了底。眼看天色渐暗,两人不由得有些着急。这时,他们突然想起刚刚路过的铁皮牌,准备向武警求助。途中女士突发高原反应,到达营区时已开始胸闷气短。

卫生员将两人带到卫生室吸氧,炊事班送来了热乎乎的水饺。夜晚,苏建旭又拿了些自己的高原药品给他们送去。看着精神状态恢复得不错的夫妻俩,他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次日道路救援到达时,中队将二人送到故障车辆位置。“太感谢你们了,没想到在无人区还能得到军人守护。”夫妻俩拉着苏建旭的手不断道谢。两人驾车离开时,同时伸出手竖起大拇指,这是对武警官兵无声的赞美。

多年来,“有困难,找武警”的铁皮牌已经斑驳,联系电话却始终清晰。

元旦的夜晚,寒冷刺骨的风雪中,藏族老乡的车辆爆胎,巡逻官兵徒手换胎,裸露的皮肤冻得通红;风雨交加的午后,哨兵们巡逻时发现一只藏羚羊正在分

娩,便用雨衣和牧民遗留的毛毡搭起临时帐篷;藏野驴误闯铁路防护网,官兵们合围引导,终将安全送出……

在这里,“有困难,找武警”从来不是一句标语,而是对人民群众沉甸甸的承诺。

守护一段路

雪峰如巨兽脊背般横卧天际,青藏铁路如一条银线,从云海深处蜿蜒而出。

自2008年中队组建以来,官兵们一直守护着这条高原“生命线”——进藏70%的物资、30%的出行人员依赖于此。守好天路,便是守住高原的民生与希望。

铁路旁,一座朴素的纪念碑静静伫立,碑文镌刻着:“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5072米。”108位筑路英烈长眠于此,用生命为这条“天路”奠基。他们的名字被写进中队的“忠诚日记”里,每年清明,官兵们都会列队敬礼,清扫积雪,把敬意留在风里。

在青藏铁路布强至安多段,有一片无人区。在这里巡逻,一趟行程就能体会到四季轮转。

早上出发时,裹挟着强烈紫外线的阳光破云而出,战士们们的内衣很快被汗水浸透,脸也晒得发疼;到了下午,大雪骤降,刺骨的风雪直往领口里钻……

巡逻组需要对沿线重点目标进行检查。每一个围栏,他们都要确认是否被动物或者风雪破坏;每一处电路设施,都要仔细检查是否有异常情况。

指导员申浩辰第一次带队巡逻,是2022年冬日的一天。当时,天上忽然下起了大雪,把便道盖得严严实实。看着不远的目标桥梁和前方不知深浅的积雪,申浩辰带着几个人手拉着手从雪地上爬过去检查。

桥梁外侧,积雪早已将一块底角围栏压倒,几人合力将围栏托起。战士牛威脱下手套,熟练地从腰间抽出钳子和扎丝,理出一小捆扎丝,从上往下固定好铁栏杆和围栏的连接处,整个处置过程不超过2分钟。

回到车上,申浩辰戴着手套的双手已经冻得僵硬。想起牛威通红的双手,他忍不住问道:“这么冷你咋还能做得那么快啊?”

“习惯了,熟能生巧嘛。”牛威嘿嘿一笑,回答说。

过硬的技能是在一次次任务处置中练就的。这些年来,官兵们累计巡逻里程超过180万公里,成功处置突发险情260余起,排除各类安全隐患700余处,实现铁路安全运行18年零事故、零差错。

下士刘超刚来时注意到一个现象:每当火车经过,战友都会停下来向火车敬礼。起初他并不理解,条令里既没有规定哨兵需要向火车敬礼,火车里的乘客也不太可能注意到一晃而过的士兵。

“这其实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习惯。”牛威告诉他,“每次向往来的火车敬礼,其实都是在向祖国和人民汇报;在唐古拉山深处,有这样一群人在守护这条‘生命线’。”

那年除夕,刘超和战友走在巡逻路上。列车疾驰而来,他跟着战友们一起举起右手,庄严敬礼。列车长长的鸣笛,在荒芜的高原上飘荡。“列车在向你们回礼!”刘超不由热泪盈眶,那一刻,他突然读懂了“每一次敬礼都是对使命的回应”。

守住一颗心

唐古拉的冬天,万籁俱寂,唯有狂风与铁轨的轰鸣交织回荡。三中队官兵大多离家数千公里,他们守在这里,既要扛住高寒缺氧的生理极限,更要耐住深入骨髓的寂寞孤独。

生活苦,但官兵们向来报喜不报忧。班长谭廷兴每次休假回家,都把唐古拉形容成“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每每听到丈夫的描述,妻子冯彩云都两眼发亮,多次提出想到队探望。

“下次来吧。”面对妻子的期盼,谭廷兴总是以家属房还在建设中、执勤任务无法陪伴、雪势太大无法通行等“谎言”一拖再拖。

“明天我就买票,再不去你都退伍了。”一年又一年,冯彩云再也等不下去了,执意前来探亲。电话那头的谭廷兴无奈答应,心里却紧张不已。

冯彩云怀着满心期盼出发,但随着火车窗外越来越空旷的景象,她的心里打起了鼓。最终,历经两天颠簸,饱受高

原反应折磨的冯彩云发现,这个心目中的“人间仙境”连一点绿色都没有。

车站,谭廷兴只顾拿起冯彩云的行李往后备箱上搬,一眼也不敢看向妻子。“走吧彩云,到中队还有一段路嘞。”谭廷兴反复搓着那双手布满冻疮的手,想拉着妻子上车,几次又收回。

看着面前这张不知是谎言被戳破还是被风雪冲刷而通红的脸颊,豆大的泪珠从冯彩云的下巴滴落。她忍不住抬起腿朝谭廷兴轻踢一脚。“走吧,看看你的‘人间仙境’。”

冯彩云本来想劝丈夫换个单位,但她看着早出晚归的巡逻小组,看着中队热心帮助困难群众,看到因种子发芽就开心不已的官兵,慢慢理解了丈夫坚守的意义。

离别时,冯彩云与丈夫紧紧相拥,哭泣着说:“你守大家,我守小家。”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队宛如一座“孤岛”——距离南边最近的城市300多公里,北边则有600多公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让“节假日外出”成了奢望,上级下发的“外出请假条”一本本整齐地摞在仓库里无人问津。大雪封山时,营区常与外界失联,官兵们便在温室里寄托自己的热爱与希望。

2012年,支队帮助中队建好了两个大棚后,官兵们如愿吃上亲手种的新鲜蔬菜。从那之后,中队就有了个不成文的规定——休假归队的官兵要带家乡菜种回来。到了收获的时候,餐桌上,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官兵吃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菜,大家相互介绍起自己家乡菜的种植方法、烹饪方式,那热闹劲儿好像过年。

再后来,有官兵另辟蹊径,带来了十几种花的种子,有薰衣草、樱花、玉兰花、鸢尾花……温室里,十几种花在阳光下竞相开放。在一茬茬官兵的努力下,如今的温室,已经成为中队官兵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里不仅有温暖的阳光,还有唐古拉难得一见的缤纷色彩。

晨光熹微中,新一批哨兵再一次走进风雪。他们用脚步丈量雪域,用忠诚抵御严寒,在生命禁区书写着“生命有界,忠诚无疆”的答卷。这份坚守,如唐古拉的磐石般坚定,如高原的阳光般炽热。

择“高”处立,向“宽”处行

■申浩辰

亲历者说

大学毕业那年,我来到了西藏。人们都说西藏环境恶劣,称唐古拉是“生命禁区”,可在我眼里,这里不仅是祖国的海拔高地,更是中国军人的精神高地。

这里离家远,离天近,一茬茬官兵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被困难打倒。

还记得在风雪肆虐的唐古拉山口,稀薄的空气让过路司机寸步难行。我和战友们疏导交通、紧急供氧,冻得发红的双手一次次托起生命的希望。支撑我们的,是对党的绝对忠诚,是“人民武警为人民”的如山使命。每一次巡逻,每一次站岗,我都告诉自己:守护这条钢铁生命线,就是守护身后千家万户的安宁与祖国的繁荣。

我许多次走在巡逻路上,雪山巍峨,狂风肆虐。身后被大雪淹没的脚印告诉我不能停,要一直走下去,才能走到“最高点”。这样的高度,是镌刻在心的“革命理想高于天”,是缺氧

压不垮、严寒冻不僵的钢铁意志,是我们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用生命标定忠诚的精神海拔。

千里青藏线,蜿蜒在苍茫无垠的高原腹地。这辽阔的地理之“宽”,正是我们肩头使命的写照。

第一次向疾驰而过的火车敬礼时,我的内心格外激动。我们用脚步丈量忠诚,用青春践行信仰,天路卫士的骄傲,是洒在脸上的阳光,是风雪里挺起的胸膛,更是融进血液里的担当。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是我们的战场。暴雪封山时,我和战友们挥舞铁锹,在狂风中为天路疏通血脉;牧民遇险时,我们顶风冒雪疾驰,送去希望。我们肩膀上扛着的,是使命赋予的千钧重担,是“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悔选择,是我们用青春脚步,在共和国版图上丈量出的平安通途。

这些年,我待过机关也下过基层,看到过战友们夜晚伏案疾书的样子,也见到过在漫天大雪中默默守夜的身影。我永远忘不了,在离天最近的地方,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官兵,他们用顽强的精神,书写人生的华章。